

晉

書

冊六



晉書卷二十七

唐 太宗 文 皇帝 御 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化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

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

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

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

華

桓玄始篡龍旗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旗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旗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

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八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

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篡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謚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耗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謚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
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
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
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
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
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
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郟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蠡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蠡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當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遷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

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土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

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

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

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

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

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

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鑿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

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威沖等吳人賊之應也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

盜殺二百餘人自帝卽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大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大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

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

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

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

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

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

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

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

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

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

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

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威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

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

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

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八年六月大水九年五月辛巳大水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蒙恆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殤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瘳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

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毀故有雞虜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疢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

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羴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兩相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謚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謚何敢無禮謚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

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罔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阜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廡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情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庶徵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烏雀按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恆雨爲罰

大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恆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

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雨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恆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尙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尙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

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鬪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尙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千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

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襜及爲羌煮貂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

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值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帔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帔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帔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縕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傅紛識者曰紛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傅紛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纚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楯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珍傲宋版印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鴝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旣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霽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鴝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鳩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窟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

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廡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耗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

...

...

...

...

...

...

...

...

...

...

...

...

...

...

晉書卷二十八

唐太僕宗大文入則皇平帝御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虺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善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炆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蟲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虺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

舌痲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宴駕於是統微政逸去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眞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

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

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

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
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
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
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
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厥
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

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買充

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

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朝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雪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

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

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紆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紆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厥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氏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
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太興元年
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
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
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二年

夏旱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旱九年自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

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温陵僭用兵征伐百

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

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頗有軍役 十二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旣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

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卽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垆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子垆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垆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

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爲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隴啣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案白

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尅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克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甌甌瓦器又小於甌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磻磻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寧二年十二月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旄又曰

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韉汝非皇太子邨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韉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

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頌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

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懽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

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蘆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蘆健健次曰鬪數鬪數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蘆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蘆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邨得入石頭蘆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蠮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麀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麀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麀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虺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虺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虺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羶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

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灑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
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
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
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
軍孫無終家于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
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
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羶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
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
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美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
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
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
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
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
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
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

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氏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

明年北掃關洛

木沱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槓受符吏石彪頭斷之此木

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羴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癩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鳩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鳩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温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

孽

晉

書

卷二十八

五行志中

五

中華書局聚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恆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二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於工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葉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

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眾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眾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膠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蠮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瑯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二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卽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

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北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鸚鵡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

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鬪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

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味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免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閭闔門天戒若曰閭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爲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卽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菴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始與魏景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羴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羴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項此

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兩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昧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潛王曰天兩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兩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兩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兩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賊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與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

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旣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晉書卷二十八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中負物者以爲鬼神卽慎顛倒昇之○慎同顛句有誤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穉時則有耳癩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穉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癩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恆寒劉歆以爲大

兩雪及未當兩雪而兩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恆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兩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孽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與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兩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兩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兩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逆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

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
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
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帝
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
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
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
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
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
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
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
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
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

陰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三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

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鷲雀

晉

書

卷二十九

五行志下

二

中華書局聚

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

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雷雨雹

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

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

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
兩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
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
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

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

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

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

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

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

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旣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聰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
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
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

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
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
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

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
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
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
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
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
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
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許下有盤
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
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奔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
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千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
魚旣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
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
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
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蝻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人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彀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

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網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

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羴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兩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恆風也恆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羴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痢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恆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

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接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霧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卽溫溫卽蟲侯專封利茲謂

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
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恆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
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糴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
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
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
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
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
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雷發
屋拔樹後二年宮車宴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
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氏羌反叛大
兵西討 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
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
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颶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
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

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顓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晉

書

卷二十九

五行志下

十一中華書局聚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澠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
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
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
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
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
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
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
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
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于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
二月郡國六螟

牛虺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虺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瞽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卽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霽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霽不容之

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七年九德人袁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
卽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
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
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
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
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
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

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己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災至絕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威兵及

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

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

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

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

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于
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
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

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

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

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
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

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

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

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

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

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

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

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

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卽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啁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

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

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

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大雨飄風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

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

西討荆益 十三年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

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

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

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懷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鄆城城無故自

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

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

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

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鄴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

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

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淖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

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疊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

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耗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虺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

萬事失在耗悖故其咎耗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

故其罰恆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

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

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虺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贛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恆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恆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旣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凡瑞與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

龍詩卽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二

年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

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

昔龍漉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

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

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

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
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
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
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
臥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
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檮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
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
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
賜云為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涵此其孽也詩云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

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馮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輅車乃進此馬馮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羴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痼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文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

也

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罔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罔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
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
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
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
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
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尙生始如暝有頃漸
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文夫
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癩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

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晒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

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濼濼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五行志下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兩霽○監本郡誤縣滎誤滎

是年王敦并領荊州○是宋本作去

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臣龍官按易傳作不知諸本俱訛作有知

今從原文改正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行書卷二十一

行書卷二十二

今卷題名

宋高宗皇帝御書
行書卷二十一
行書卷二十二

行書卷二十三

行書卷二十四

晉書卷三十

唐 太宗 文 皇帝 御 天 子 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合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

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虔劉百姓
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
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圜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
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
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
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
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
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
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
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
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
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

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黑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

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旣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入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尙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旣明察能得下姦故尙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尙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

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膏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筮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痛舊制解祿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

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思忠後復爲尙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尙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

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幾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政簡刑清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剛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

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
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尙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
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
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
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
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
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
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
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尙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
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
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
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
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不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

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搨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

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賅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廢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廢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

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澹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

義尚書丁謚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惠前代

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覲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頤都尉成公綏尙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

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

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入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賂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

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揭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賂劫名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顛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

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弃市卽燔
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
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
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
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
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
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
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
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
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
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
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
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

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令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

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
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
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
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
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
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
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
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
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
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
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
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
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

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尙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尙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

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謹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整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

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卽已減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尙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尙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案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思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

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依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

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恆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恆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

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

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之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尙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羸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

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尙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
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
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
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
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
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
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
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
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
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
騎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

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施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剛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尙書令刁協尙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

衆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則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尙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尙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

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慙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考證

刑法志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監本千五百下衍七字今以上四百一十及下七十九核之則此當作千
五百乃合千九百八十九之數也故刪去

晉書卷三十考證

晉書卷三十卷譜

正百代合千六百八十大文樓出姑冊去

○選本千五百不讀字今以土四百一十及不十十大對文即地當對十
以志志感誠實依千六百八十大其四百一十大和千正百抽與十十大

晉書卷三十卷譜

晉書卷三十一

唐 太宗 文皇帝 南朝 御上 宣帝 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媵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

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龍縈結釁宗周鞠爲黍苗燕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輿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

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慚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尙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

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北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

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殯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諡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諡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與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窮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

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尙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

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買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姓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

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
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
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
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尙或嘉之於是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
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
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風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
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
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
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
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北旣窆將遷幽都宵陳
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塗服翬禴狄寄象容車

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嬰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
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
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
皇后婉嫺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
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
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
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
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
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
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愜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
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

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尙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旣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諡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恆尙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尙書僕射

裴頡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諡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尙書令諸葛恢尙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别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

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兮氣慄慄以冽清懷
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
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
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歎歎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
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它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
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訢斯詩兮後
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
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闈
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寓伉儷
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
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

元后出自有楊弈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
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媵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闔闔
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
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
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
北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察
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
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
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
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
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

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
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
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
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
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
珍寶含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
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
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
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
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轎軒弁經纁裳
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伉伉旌旄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
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

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
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局闔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
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
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
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
温温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
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漉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
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
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
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
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
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
黷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圉圉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

欣坤神抃儷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曠曉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妃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

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峇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

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闓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

禍及己乃與裴頌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

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尙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

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
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
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
墉城陳瞻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
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
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
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
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想
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
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
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

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顛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噉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玫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玫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玫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玫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玫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玫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玫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

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一

晉

書

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三

中華書局聚